



状元府第读吴鲁

王金表

没有遇见它时，总觉得状元府第应该是：大门高耸，石狮矗立；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尽显主人的身份与品位。

“状元第，在这里。”一位老人(后来得知为主人第五代裔孙)指着一字排开的红砖古厝说道。墙身上砖下石，没有精雕，不见细刻。如果没有大门牌匾上的鎏金大字“状元第”，很难发现它就是此行要寻找的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状元第——吴鲁故居。

大门正中柱子上雕刻的对联“瑞腾天马峰前至，人踞金鳌顶上来”，为吴鲁亲笔所书。两侧各有小门，堵墙镶嵌两块方形石匾，左刻字“前虎岫后清源闲气钟灵让掇巍科登甲第”，右刻字“祖钱塘晋水兴居立鼎建闾开学海起文澜”，端庄典雅，简约朴素。

据史载，吴鲁，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状元，是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他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历任陕西典试、安徽督学、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等官职。

进入府第，五开间院落，狭小简陋。大门背后檐下镌有“紫薇高照”四字。肇窠大字，笔力雄健，有麻姑仙坛风范、颜鲁公(真卿)之遗风。这印证了“吴鲁好大字”之说。吴鲁书法笔墨雄峻拔，自成一体。御史江春霖称其“书法精绝，名噪都下”。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为其书卷题跋后作此评价：“书法能副其名，严肃端正，可宝也。”古人云：“字如其心。”见字阅人，肃堂端正，刚正不阿。驻足，凝视，一屋古老、冷清、寂寥。

再观下厅堂的房柱，有对联“富贵无常处世勿忘贫贱，圣贤可学立身谨记读书”；大厅堂两副对联，左为“积德最当先不愧大名垂宇宙，造福亦难缓何须果报问儿孙”，右为“不由慈孝谦恭安得随时造福，只此文章庆典云便到处皆春”。瞬时，一股浩然正气涌入心间。

抬头，端详：瓦筒屋顶正当家，燕脊双燕向远方。梁挺，槽直，滴水如泪。“知君何事泪纵横”，追寻隐入时光，仿佛可以听见他的痛心疾呼：“炮弹开花恣焚毁，千家万冢火坑死”“日酋八宫遍搜求”“搜金掘窖倾盗缶”“富室寒门一扫空”……

是的，勤学登天梯，入仕立朝堂，抱负未展，有谁不悲哀。成诗百余首，汇集成册，《百哀诗》传后世。以诗鸣哀，后人景仰。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挥之不去的是赞叹。据老人介绍，吴鲁中状元后，就把原来所住古厝让给兄弟。于是，位于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吴鲁故居就有两处——旧宅和新宅。新宅构造与旧宅相似，内有“状元”“主考”“学政”牌匾及吴鲁画像。左侧为学堂，正中摆放一张案桌。遥想当年“老人堂上坐，学子俯首聆听”情景，始终氤氲着吴鲁一生所提倡“废科举，兴学堂”的气息。左侧为书房，门锁紧闭，无法瞻仰。但“六章文衡”的这一颗初心虽是隐蔽，却伟大、烫心！

“天赋清高绝流俗，老垂著作贻子孙。”吟联追忆，或是《蒙学初编》，或是《正气视斋类稿》，或是《正气视斋遗诗》等，每一部著作集文学、历史、书法等成就于一身，于家、于国、于亲等都颇具影响力。



绿野山房：百年学塾的重生

洪国泰

福林村，位于晋江市龙湖镇，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因“五古”（古村、古寺、古厝、古校、古街）而闻名。其中的古校指的是村中的檀声小学。檀声小学的前世要追溯到始建于1855年的“绿野山房”学塾。绿野山房占地700多平方米，由福林先贤、旅菲华侨许逊沁建造，是目前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且规模宏大的古代乡村学塾遗址。许逊沁在这里设馆延聘西席，向族中学童传道授业。

历经170年的风雨洗礼，绿野山房见证了侨乡土地上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西学东渐的萌芽绽放。它承载了无数文教传承的沧桑故事。1949年以后，随着时代的更迭，这栋老屋先后扮演过学校、药店、大队部、工厂、夜校、民兵营等多重角色，逐渐走向了荒废。就像老屋墙壁上斑驳的文字图案，一段段记忆的碎片层层叠叠。在岁月的长河中，绿野山房用它那残破的墙垣顽强地记录着往昔的辉煌。

多年来，镇村干部及乡亲们共同为绿野山房的修缮保护及活化利用做了不懈的努力。2016年7月，福林村委会启动了绿野山房第一期的修缮工程。作为驻村干部，我与村里一道，为这座百年老宅的修复与保护做了诸多设想。我们的愿景是将绿野山房修复并活化，使之成为文化交流与教育的重要平台。

2019年12月，我调离了龙湖镇。近日，我获悉绿野山房保护修缮与活化工程第二期项目已经启动，这让我非常激动。这里要特别向旅港乡贤许胜炎、许天贡及许重庆等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绿野山房的慷慨捐赠与资助，是这一工程项目不可或缺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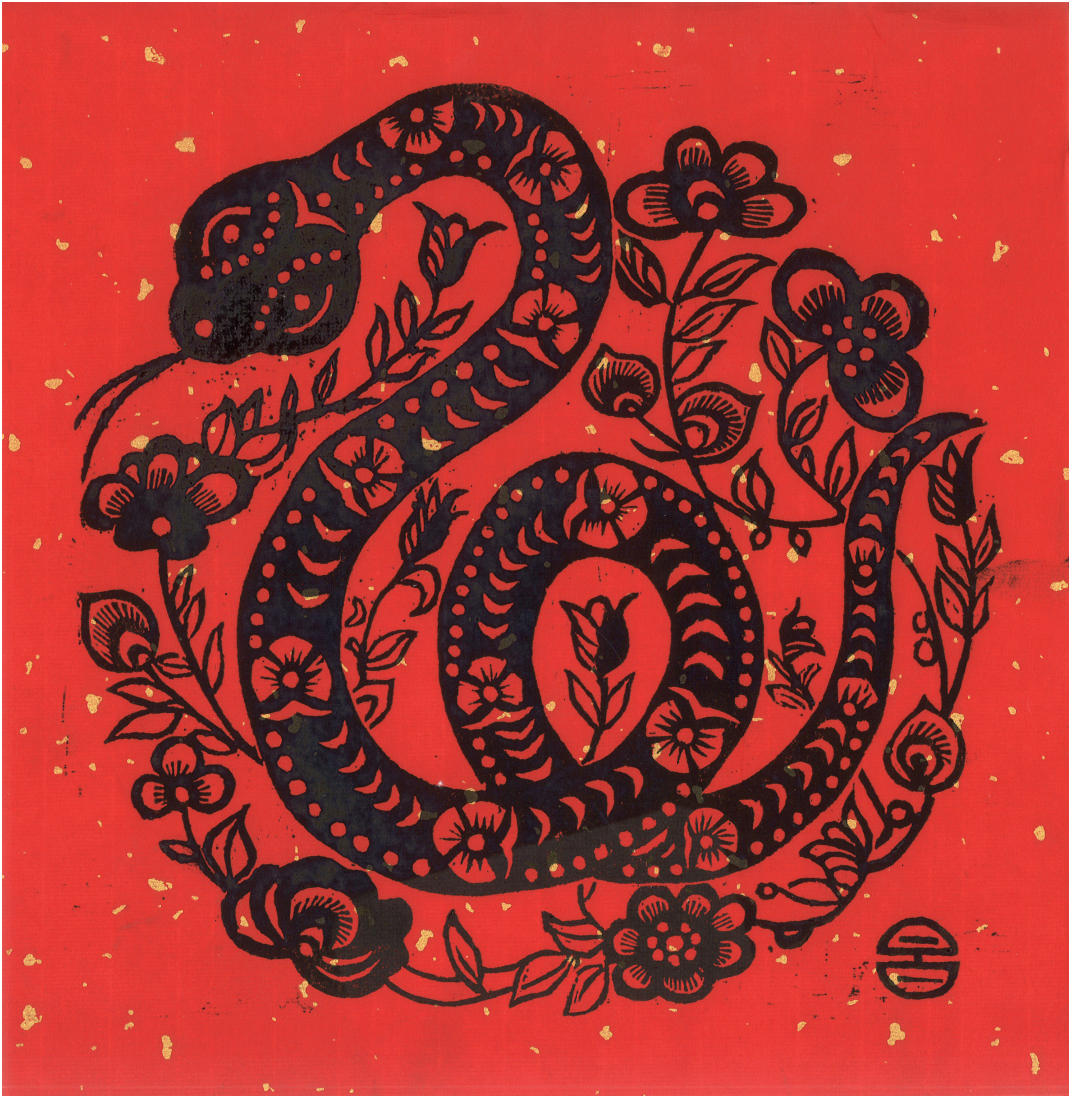
福林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对绿野山房的修缮不仅仅局限于对建筑本身的修复，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再现，以及对文化根脉的回归，更是对海丝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贡献，象征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有机联系。这里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那精心挑选的每一块砖瓦，还是那经过岁月洗礼的每一条石阶，都是历史的见证，承载了文化的脉络。这些历史的见证不仅连接着每一位福林村民的心灵，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

与此同时，书投棧、春晖楼、清源别院等传统建筑的修复工作，无形之中激发了当地村民对乡土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自觉认同。福林村的文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升。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了解绿野山房的历史，并为它未来的用途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意见。他们开始认识到，保护古村落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村里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与修复工作。而那些曾经对村中历史遗存不太关注的乡亲，也开始自觉加入了古村保护的行列。

在绿野山房的修复与活化推动进程中，得益于福林村与厦门大学所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福林古村不仅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文化研究人士的关注与支持。近年来，福林村通过举办文化展览、研学活动等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创造了文化旅游与研学产业的双重价值，成为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动力。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福林古村逐渐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次对绿野山房的修复，更是对福林村整体文化发展的推动。它为福林村未来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也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美好愿景。

福林有福！与有荣焉！



灵蛇祈福(木版年画) 蔡建昌



林美聪

临近春节时，无意间在外地的集市上发现有人卖红龟粿，一下子让我想起这几年因手术而身体大不如前的外婆，勾起儿时过年时与外婆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过年，强干的外婆总要轮番到几个女儿家里帮衬。去之前，外婆会带上两根甘蔗，放在大门后的两侧，并在甘蔗上贴上红纸。外婆说，这叫“竖年”。让甘蔗依靠大门，意为“家门不倒，事事顺利”。因为在闽南语中，“蔗”与“佳”读音相似，由此把甘蔗放在门后，有“新年渐入佳境”之意。待到大年初一，这两根甘蔗将被分切摆盘上桌，成为让客人“沾沾甜”的零嘴，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闽南地区春节时，大家都要制作红龟粿作为祭拜用品，外婆也不例外。而制作红龟粿须历时三天，每一道工序都得一丝不苟。第一天，外婆要和我的母亲淘洗浸泡糯米，再将糯米和粳米按恰当比例混合后，到加工店研磨成米浆，以特制的布袋盛装，用重石压住。第二天，要就地取材——割下院前的香蕉叶，反复擦洗后小心放入大簸箕里沥干水分，并准备馅料。

第三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外婆和母亲会分工协作，各自取下沥干的糯米浆，掰成小块，进而用力揉搓成QQ弹弹的白面团，然后再往自己揉搓的白色糯米团添加粉色的食用色素，渐渐地，就成了一白、一粉两大糯米团。接着，制作红龟粿最见功力。要先取一小块白色糯米团，捏成窝窝团形状，再取一块粉色

年味里的情味

糯米团，捏成圆片状，盖在白色窝窝头形的糯米团上，随后用大拇指在窝窝头底下按出一个小洞，舀入几大勺花生白砂糖馅料，小心收口、捏实，龟粿就初具雏形，只待“龟印”。

如此精细的手工活，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一旁依葫芦画瓢了半天，红龟粿破的破、残的残，竟没有一个能登大雅之堂。当然，这并不会消减我们做龟粿的兴致。等外婆取出传家之宝——“龟糕印”后，调皮的我们便忙不迭地将一个个团子都拨到跟前来，争抢着印制龟纹……直到所有红龟粿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制作完成。

最后，就是炊红龟粿了。待蒸笼腾起滚滚热气时，年味也在这浓浓的米香气里达到顶点。随着外婆一声“出锅”，馋得口水直流三千尺的我们趁热来上一个，那青草香、蕉叶香、食材香混在一起，味道的层次感丰富得让人大呼过瘾。可这时，外婆却总趁乱离开，徒留背影，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洒脱，任凭我们怎么挽留都无济于事。

为此，我们在背后给外婆取了个外号——“辈老太”。一辈子要强，不接受晚辈接济的她，每天总乐呵呵地地下地干活。就算是外公走后，也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宅里。大表哥想给她盖间新房还遭到她一顿责备。可哪个儿女家需要帮忙，外婆又会不请自来。

那些年，外婆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记忆中最独特的“年味”，越品越浓。如今，看着集市上的红龟粿，怎能不叫我怀念外婆手中的年味？多希望外婆能早日康复，和我们再一起制作红龟粿……



小雅

除夕之夜，重头戏是守岁，春晚是主节目，两重相逢，喜上加喜，浓墨重彩迎新年。看春晚，守太岁，曾经年少我们以最热烈的方式，开启新春的欢乐之旅。

除夕，大人拾掇完一年的辛劳，余下的激情全给了年夜饭的准备。厨房里刀叉铲锅的合奏曲，那一年烟火气息最浓的曲调。等年夜饭一开席，琳琅满目的佳肴菜品，欢声笑语的觥筹交错，这是除夕的第一波小高潮。等尽情满足了皮囊口腹之需，精神一下子松软下来。沙发椅上一靠，摆上果盘，堆满尖的花生、瓜子、糖果、蜜饯摆在茶几上，香茶泡上一壶，老少男女，大大小小，挤在一堆，一年憋了一肚子闲情在茶里氤氲开来，那是除夕的第二波小高潮。这厢喝茶话仙的戏码刚安排上，那厢春晚鸣锣敲鼓八点准时拉开序幕，老爸一把洪亮的嗓子响起：春晚开始了。他比主持人还殷勤。一家之主一发话，全家人的眼睛齐刷刷盯向电视。当然，伴着春晚节目演奏节奏，小高潮迭起。

春晚守岁欢乐多

看春晚，早已成为全国人民普天同庆的仪式感。躬逢盛世，全国人民一起过新年的参与感，春晚独挑大梁。从主持人的着装、节目的安排，到舞台设计、演员表现，哪一样不引发热议？哪一样没有共鸣？兄弟姐妹、同事好友围桌聚会，春晚节目便是最好的喝茶品茗的佐料。今年春晚的吉祥物可爱呀，老演员们的歌喉还是那么浑厚，沈腾有没出场，小品好不好笑……对每一个春晚上的节目，大家定是要热议一阵。无论是赞赏，还是吐槽，那都必须引发一波国潮热。

此时此刻，随着主持人的开嗓，那喜悦劲头仿佛都要溢出屏幕。老一辈开启了春晚热闹的沉浸式体验，老爸张着嘴巴，老妈眯着眼睛，乐呵乐呵地赏歌舞品相声。他们压根就拒绝不了春晚主持人们的热情。年轻一代的低头族，手机拿在手上刷红包，还不忘挤出眼睛的余光瞧电视。不然，开年聚会话题，你就是局外人了。

除夕，守岁是惯例。旧年里，就等着这零点钟声一响起，老爸带着兄弟们在门口“噼里啪啦”放鞭炮，去晦祈福。后来，鞭炮声是没有了，但守岁照常，天伦之乐照旧。一家人其乐融融，心齐情一。长辈们望

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心此时柔软起来，看向你的眼光都带着慈爱，只觉得岁月荏苒，当年的臭小子已经是半大小子了，那个丫头片子转眼成大姑娘了。小子姑娘们只知道，这会儿女父母必定不会谈学习，坐等收红包是第一快乐的事情。眼下，大家只关心歌声美不美，舞蹈好不好。在一波一波的歌舞秀里，还有各种贺电喜报，荧幕前的我们不厌其烦听着报幕，隔着屏幕的热闹，却那么热烈飞扬，那么真真切切。这春节的仪式感，起码四分之一是春晚给的，无数个小家大家，还有来不及赶回家团聚的旅人，也停下匆忙的脚步，欣赏春晚节目。在这共同的夜晚，我们同庆祝、共欢乐，春晚把十几亿人串成了一个同心圆啊！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当当当”敲响，《难忘今宵》的歌声唱响，父亲站起来，把兜里的新年红包递给我们。他的祝福，虽然还是“学业有成，步步高升”，可是，在欢歌笑语里，却是如此的喜庆悦耳。

在一年一年的春晚守岁欢乐里，父母逐渐老去，我已是当年父母辈的年纪。当孩子陪着我看完春晚，笑着接过红包之时，恍若间，好似看到流年中那个年少快乐的自己。



艺文

父亲笔下的门神

杨燕萍

父亲是一位民间书画艺术家，几十年来，经常奔波在闽南地区或省内外更远的地方，为寺庙、宗祠、宫宇等古建筑彩绘壁画。上至屋脊梁楣，下至四壁楼间；画的图案有福祿寿吉祥，以及历史人物故事、山水花鸟等；或飞龙走兽气势磅礴，或神仙鬼怪神秘莫测，不一而足。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画的门神。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门神是很亲切的存在。因为我每次看到的门神作品基本都是父亲画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寺庙祠堂采用不同的门神人物形象。小时候经常在父亲旁边看他画，给他递笔递颜料，经常边做小帮手边听父亲讲故事。我父亲不仅是一个民间画师，也是一个传统文化和民俗礼仪研究学者，经常边画边讲门神的历史典故，还有不同寺庙宫宇采用不同门神的区别，“门神”与“年兜”的由来等。由此，我对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爱好。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因为市场需求越来越少，我长大读书就业后，也就很久没看到父亲画门神了。最近，父亲突然接到两份来自遥远地方的订单。当我看着这两副远道而来、用来作画的大门板，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扑面而来。

听别人说，画这种画作，是有福气的。是啊，父亲就是这样有福之人，因为他每次都是带着敬畏之心在创作，敬畏天地，敬畏良心。和大多数闽南人一样，这种敬畏，源于对人间美好的追求与寄托。刚建好的寺庙，冷清寂静，一画门神，就像有了灵气，两位武功高强的大将庇护左右，给人一种安全感。旧时农历新年，人们在两扇门上贴一对门神，仿佛就能以此召唤平安吉祥，有着强大的祝福和美好期盼！正因如此，门神在闽南地区很受欢迎，流传甚广。

在父亲的画笔下，那两副门板上的两对门神，神态威武雄壮，栩栩如生，宛如从岁月深处走来的守护神，带着震慑鬼魅、庇佑家宅的威严，稳稳地占据了画板的每一寸空间。他们身着鲜艳夺目、色彩浓烈的袍甲，红似烈火，黄若骄阳，蓝如深海。每一种颜色都饱和度极高，相互碰撞却又和谐交融，恰似传统与激情在画面上共舞。细看那袍甲上的纹路，细腻繁复，一笔一画皆倾注着父亲的专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厚重质感。

小时候站在父亲旁边看他画，会有点害怕看门神的神情。特别是左边的门神剑眉倒竖，双眸圆睁，目光如炬，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凌厉，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邪祟；右边的门神则怒目圆瞪，嘴唇紧抿，嘴角微微下撇，满脸的严肃与坚毅，那紧绷的神情仿佛在宣告着对守护职责的忠诚，绝不允许任何魑魅魍魉靠近半步。他们的胡须如同钢钉般根根分明，随着面部表情微微颤动，更添几分威风凛凛，让人望而生畏。如今，再次看到父亲画门神，倍感亲切。

关于门神的记忆就这样伴随着我长大，一晃二十多年了。如今，这位画门神的老先生已步入花甲之年，但他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有着同样的作画姿势和习惯。他的左手四个指缝分别夹着四根蘸着不同颜色的笔，换笔灵活自如、恰到好处，每一笔落下精准有力，腿脚利索地上一下一左一右，功夫不减当年。只是，我发现，除了他鬓角的白发和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还有一丝岁月的痕迹，那就是画画的心境和智慧。

以前，父亲经常骑着摩托车独自上山，在深山上的寺庙里伴着晨星鸟啼，一幅门神就要画两三天，风餐露宿、忍冻挨饿地赶工，就为了赶紧画好回家。那时，画门神是为了谋生。而今，父亲再画门神，那神色轻松欢愉，时不时要停下来“回味”一会儿，或者把未满两周岁的孙子提溜到他的作品前，指着门神跟他讲这个讲那个，滔滔不绝，开心得也像个孩子。那自豪的样子，像是要一口气把门神的历史和画法全都告诉他，传给他。

我知道，父亲现在画门神，画的是记忆，是对那份珍贵记忆的坚守。在父亲的妙笔下，这门神不只是画板上的画作，更是民间信仰与美好祝愿的鲜活象征，将岁月的烟火气与传统的文化底蕴，一同封存在这一方画板之上，岁岁年年，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安宁。现在，我父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获得“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他还在晋江内坑创建“艺林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传统技艺研学体验活动，并进入学校传授教学。在父亲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块“泉州市乡村记忆古建筑彩绘传习所”的牌匾。他是为了将这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和独特的绘画技艺传承下去，在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上再放光芒，让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绽放光彩，永不落暮。



作者父亲在画门神。